



射雕书坊
千里马文丛 ①



中国最出色**惊悚小说家**的**成名之作**
一个忧郁的天才少年的荒诞梦境

爱人的头颅

互联网黑暗中绽放的奇葩

◎蔡骏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射雕书坊
千里马文丛 ①



爱人的头颅

互联网黑暗中绽放的奇葩

◎蔡骏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人的头颅/蔡骏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8

ISBN 7-106-02023-0

I. 爱… II. 蔡…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104 号

策 划:邓荣霖 李异鸣

责任编辑:徐 劲 李春妹

装帧设计:点石堂

爱人的头颅

蔡 骏 著

出版发行: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宇海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05 千字

书 号:ISBN 7 106-02023-0/I·0435

定 价:19.8 元

作者简介：

蔡骏，生于一九七八年，新生代惊悚小说作家，活跃于上海“网上书库”、“榕树下”、“中国新世纪读书网”等文学网站，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得主。著有《病毒》（中国戏剧出版社）、《诅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猫眼》（中国电影出版社）、《神在看着你》（中国电影出版社）。

本书全面收录了他在网络上广有影响的中短篇力作。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文学才华。



射雕书坊

投稿邮箱：

shediao2003@vip.sina.com

“千里马文丛”总序

骅骝亦骏物，卓犖地上游。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

——王安石

人们习惯以千里马比喻杰出人才。好马四蹄生风，日行千里，然千里马十分难得。

“千里马”一词的来源，最早应该出于《战国策》。战国时期，各国的君王竞相争夺招揽人才，以求邦国的稳固长久。燕昭王也不例外，准备以谦恭的态度和优厚的报酬来招聘优秀人才。燕国有个叫郭隗的臣子，就向昭王讲了一则从前关于千里马的寓言：从前有一个君王想花千金求一匹千里马，三年过去了，一直未能如愿。门人便主动请战，表示可以弄到千里良马。国君派他去，三个月内就找到了千里马的下落，但是马已经死了，门人拿出五百金买下了马的骨头，回来交差。国君生气地说：“我要的是活马，你怎么花五百金的价钱买回一堆枯骨？”门人答道：“是啊，今天我替大王花五百金买下千里马的骨头，那一匹活生生的千里马就不知多昂贵了。天下人由此知道大王这样看重千里马，还愁别的千里马不纷纷而来吗？”果然，不到一年，燕昭王就募到了好几匹千里马。

这则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求贤若渴的道理，也从侧面反映了千里马的难得。

1998年后的文坛，忽的一下冒出好多匹黑马，余杰、孔庆东、摩罗、韩寒……这一个个年轻而陌生的名字曾经给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坛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和微茫的希望。不可否认，他们现在还很活跃，新作不断，但很多读者，认可的却都是他们出的第一本有影响的书。

在功利的浮躁的文坛，很多人成名以后往往很难再出佳作，即便年纪轻轻，伤仲永的故事屡见不鲜。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些黑马怎么了？怎么好像都昙花一现了？都虎头蛇尾了？

这个问题引发了我对黑马上思考。我觉得在当代文坛，我们需要黑马，但我们更需要千里马。黑马或能冷不丁一彪杀出，出奇制胜，但“路遥知马力”，它未必能如千里马般耐力惊人，日行千里。所以黑马不能等同于千里马。韩愈老夫子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觉得就马来说，“黑马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

文学是寂寞的持久的事业，需要的是坚韧的耐力和深厚的底气。只有具备深厚的禀赋和足够的耐力和勇气，才有可能从小树苗成长为参天乔木。

二

我选中的第一匹千里马是上海的小伙子蔡骏。这个看上去很文弱很腼腆的男孩自2000年在榕树下发表第一篇小说《天宝大球场的陷落》后，就一直不停地写了下来。他不但下笔快，而且质量很高。短短三年时间，他已经从一个不知名的网络写手成长为一个拥有众多读者的畅销书作家。迄今为止，蔡骏已经出版了四个长篇：《病毒》《诅咒》《猫眼》《神在看着你》，



这些惊悚小说的畅销为他闯下了不小的名头。

我觉得最能展示蔡骏的创作潜力和文学才华的不是这些长篇惊悚小说，而是本书收集的他的一些中短篇。2000年5月，蔡骏开始在网络上发表小说，《肉香》《爱人的头颅》《一封家书》《恋猫记》《圣婴》等小说的发表使他成为网络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蔡骏是讲故事的天才，他的小说都是一个个让人欲罢不能的故事。他的故事大多以杀戮和爱情为主题，蔡骏说过，网络上的写手，很多是叙述感情的高手，大多缺乏讲故事的能力。蔡骏的出现，实在是网络文学中的一个异数。

除了能讲好故事，蔡骏的文字也极为出色，能够像磁石一样吸引你一直看下去。《爱人的头颅》《一封家书》是两篇看了让人直掉泪的文字。里面的凄婉深情，虽言情高手亦不能过，一个读者评论说：“《一封家书》是我看过的包括《第一次亲密接触》和《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在内将近五千篇网络文学中第一篇让我掉泪的文章。真的一直想不透一个未满二十二岁的青年人居然能写出那么美妙的文字，或许这就是天赋吧！我想，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你看了他的文章你就会不得不喜欢上他——一个年轻、才华横溢的写手。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对美的追求与享受。”

在这个小说集里，蔡骏的文学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示。历史是沉重的，但这本从历史中借尸还魂的小说集却是轻快而新潮的。我们从教科书中所认识的孔子、曾点、周公、越女、嫦娥、后羿、关羽，都被作者赋予新颖的诠释观点，活生生地引介到我们面前来。其中有颠覆、嘲弄，以及各种的剖析角度，

富含趣味和哲理思考。

我们都知道张循和许远死守扬州的故事，却很少去设想当时扬州城的真实景况，《肉香》中，主角意外地在老家发现一叠用毛笔写的泛黄书信，揭开了死守城都的惊悚秘密——城中的女人一个个莫名失踪；嫦娥奔月历经严重的心理挣扎，因为她恰如现代女性一般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美丽；禅宗著名公案“南泉斩猫”在作者笔下也有一番精彩细微的描述。

由于这些小说都蕴含着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和我们所不知的实况和细节，辅以网络、博物馆等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场景描写和生活中因心灵迷惘而衍生的奇异幻境，将古今做了一个完整的联结。作者异想连篇，情节又似曾相识，给我们带来了愉悦的阅读经验和全新的思考角度。

在文学一途，勤奋和天赋同样重要。蔡骏既具备了写作的天赋，又有着常人难及的勤奋，他并不是专职作家，平时还要上班，但仍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出版了四部长篇，在台湾出版了《爱人的头颅》和《天宝大球场的陷落》两个小说集，这些作品都风行一时，总字数超过了百万字。他无疑是同龄作家中的佼佼者，而且，我相信，他将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在给我的信中，蔡骏说，他要做中国的斯蒂芬·金，从他的发展态势和所具备的底气来看，我相信，他一定能达成所愿。

三

相传周穆王有八匹骏马，一个叫绝地，足不践土，脚不落



地,可以腾空而飞;一个叫翻羽,可以跑得比飞鸟还快;一个叫奔菁,夜行万里;一个叫超影,可以追着太阳飞奔;一个叫逾辉,马毛的色彩灿烂无比,光芒四射;一个叫挟翼,身上长有翅膀,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九万里……有的古书把“八骏”想象为毛色各异、非常漂亮的马群,分别有很好听的名字: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

“千里马文丛”以推介文学新星,发掘文坛千里马为目标,每部作品都将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会让读者相信,他们就是中国文学的明天。

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千里马文丛”欢迎更多的“千里马”加盟,让我们一起来营造中国文学美好而灿烂的明天。

李异鸣

2003年6月于射雕工作室

目录

卷一：

爱人的头颅 / 3

一个少年之死 / 17

肉香 / 43

一封家书 / 61

十个月亮 / 77

殉 / 87

卷二：

食草狼 / 101

恋猫记 / 109

赤兔马的回忆 / 121

卷三：

芦苇荡 / 135

刻漏 / 157

苏州河 / 177

隐遁 / 193

天宝大球场的陷落 / 215

拜占廷式的圆顶 /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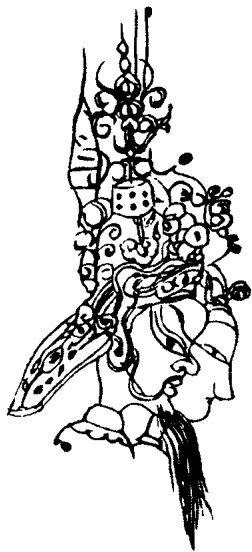
今夜无人入眠 / 247

黄包车夫和红头阿三 / 281

杀人墙 / 293

我与一条河(后记) / 311

卷一



爱人的头颅

现在是午时三刻，验明了正身，监斩官一声令下，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的人头已经落地了，不是我趴到了地上，而是我的身体与头颅分家了，也就是说，我被砍了脑袋。

但奇怪的是，我无法确定我是否死了，我能肯定的是我的灵魂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窍，它实在太留恋我的肉体了，以至于赖在我的头颅中不肯走了。还好，它没有留在我的胸口，否则我得用肺来思维了。

刽子手的大刀刚刚沾到我的脖子的时候，我的确是在害怕地发抖，你们可千万不要笑我。

从锋利的刀口接触我到离开我，这中间不足半秒，可我的生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了。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自

由落体的感觉，我开始在空中旋转，在旋转中，我见到了我的身体，这身体我是多么熟悉啊，而现在，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而我的脖子的横剖面，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那里正在不断地喷着血，溅了那忠厚老实的刽子手兄弟一身。而我的四肢则在手舞足蹈，仿佛在跳舞，也像是在打拳。突然，我的嘴巴啃到了一块泥土，这真让人难过，我的人头落地了，但以这种方式实在有失体面。我在地上弹了几下，直到我的位置正了为止，还好，现在我净剩下的这么一小截脖子正端端正正地接在地面上，避免了我所深为担忧的上下颠倒或是滚来滚去被人当球踢的可怕局面。

再见了，我的身体，现在你正被他们拖走，运气好的话也许是去埋葬，运气不好的话只能是去喂狗了。身体离开了我的视野，剩下的只有我的一大滩血，在不知疲倦地流淌着，最后它们将渗入泥土，滋润那些可爱的小草。

正当我在地上思绪万千的时候，不知哪位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拎了起来。然后我不断地晃悠悠，仿佛是在天上飞，我只能看到那家伙的腰带，我想出口骂他，可我的声带一半留在了这儿，一半留在了我的身体上，我输送气流的肺与气管也与我永别了，所以，我只能向他干瞪眼。

我被挂在了城门上，一根细细的绳子一端系着城垛，一端系着我的头发。在我的下巴下面几尺就是城门了。京城还算是繁华，南来北往的人总是要从我的下面穿过，他们每个人都要注视我一番，当然，我也要注视他们一番。这些男男女女有的对我投来不屑一顾的目光；也有的要大吃一惊，然后摸摸自己的脖子，这种人多数是我的同类；还有的则摇头叹



息，以我为反面教材教育后世千秋万代；也有一二文人墨客借机诗性大发，吟咏一番人生短暂；更有甚者，见到我就朝我吐口唾沫，幸亏我被挂在高处，否则早就被唾沫淹没了。

太阳把我照得晕头转向的，成群结队的苍蝇已经开始向我进攻了，它们嗡嗡地扇着翅膀，可能是把我当成了一堆屎。更可怕的是有几只恶心的蛆虫钻进了我的头颅，疯狂地啃噬着我的口腔和脑子，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也许这就是彻底腐烂的前兆。一想到我的脑袋即将变成一具臭气熏天的骷髅头，中间还住着一个不散的阴魂，我就为城市的环境卫生而担忧。

漫长的一天即将过去了，夕阳如血，也如同我的头颅。我发觉夕阳的确与现在的我类似，都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圆球，只不过它挂在天上，我挂在城门上。

入夜以后，许多鬼魂在我的周围出没了，他们似乎非常同情我，对我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但我不想理会他们，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的灵魂快一些出窍吧。

我赶走了那些孤魂野鬼，只想一个人静一静。我还是有感觉的，晚风吹过我的面颊，让一种彻骨的寒冷贯穿于我的头颅深处。我不痛苦，真的，不痛苦。

但是我突然又彻骨地痛苦了起来。

我想到了——她。

不知什么时候，一轮如勾的新月挂上了中天，高高的宫墙下，执戟的羽林郎们都困倦了，他们没注意一个白色的影子从红墙碧瓦中闪了出来。白色的影子在你们的面前忽隐忽



现,轻轻地穿越宵禁的街道,让人以为是神出鬼没的幽灵。

她的脚步仿佛是丝绸做的,轻得没有一点声音,你们只能听见夜的深处发出的回响。现在能看到的是她的背影,白色的背影,在一片彻底的黑夜中特别显眼,可在宵禁的夜晚,她正被活着的人们所遗忘。

还是背影,但可以靠近一些看,白色的素衣包裹着的是一个撩人的身体,那身体有着完美的曲线,完美无缺的起伏就像暗夜里的云。所以,你们很幸运,请把焦点从她细细的腰肢调整到她的头发,盘起的头发,悄悄闪着光泽。但是,你们不能胡思乱想,因为这身体,永远只属于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

如果她能允许,你们也许可以见到她的侧面,这样的话,就可以看清她的全部身材,那简直就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她终于来到了城门下,盯着那颗悬挂着的人头,她此刻依旧镇定自若,平静地注视着那张熟悉的脸。

城门下的一个年轻的卫兵已经熟睡了,也许他正梦到了自己思念的女孩。而你们所看到的白衣女子轻轻地绕过了卫兵,走上了城门。她来到高高的城垛边,整个城池和城中央巍峨庄严的宫殿都在眼前了。你们可以顺着长长的城墙根子看过来,看到她缓缓拿起吊着人头的绳子,直到把那颗人头捧在怀中。

我现在躺在她的怀中,从她的胸脯深处发出一种强烈的诱人气味渗入我冰冷的鼻孔。她的双手是那样温暖,紧紧地捧着我,可再也无法把我的皮肤温热了。她用力地把我深深埋入她的身体,仿佛要把她的胸口当作埋葬我的墓地。我的脸深深陷入其中,什么都看不见,一片绝对的黑暗中,我突然



发现眼前闪过一道亮光,亮得让人目眩,那是她的心,是的,我看见了她的心。

你们也许在为这场面而浑身发抖吧。这女子穿的一袭白衣其实是奔丧的孝服,已被那颗人头上残留的血渍蹭上了几点,宛若几朵绝美的花。她抱得那样紧,仿佛抱着她的生命。

月光下,你们终于看到她的脸了,那是一张美得足以倾城倾国的脸,就像是刚从古典的壁画中走出来似的。也许你们每个人都有上前碰一碰她的愿望,你们将对她的脸永生难忘。

但现在,她的脸有些苍白,面无血色,可对有些人来说,这样反而显得更有诱惑力,这是一种凄惨到了极点的美。

血淋淋的头颅在她的怀中藏了很久,她渐渐地把人头向上移,移过她白皙的脖子,玲珑的下巴,胭脂般的红唇,直而细的鼻梁,两泓深潭似的眼睛,九节兰似的眉毛和云鬓缠绕的光滑额头。你们吃惊地发现,她大胆地与死人的头颅对视着,双手托着带血的人头下端。她一点都不害怕,平静地看着对方。

那颗人头的表情其实相当安详,仿佛没有一丝痛苦,嘴角似乎还带有微笑,只是双眼一直睁着,好像在盯着她看。在月光下,你们如果有胆量的话,可以看到这张削瘦的脸一片惨白,但又并非你们想象中那样可怕。

我允许你们看我的脸。

她的双手带着我向上移动,我感到自己如一叶小舟,驶过了一层层起伏的波浪。终于,我和她四目对视着。她不哭,她面无表情,但我知道她悲伤到了极点,所以,她现在也美到了极点,尤其是她穿的一身守节的素衣更衬托了这种美。